



Liang Chen Li

别人对我太好，我会一下子不知道自己姓什么、住哪的，
像小鸟被风吹得在天上乱飘……

有时候，我真的希望你别对我太好，小心我会抓住你不放的噢……

良辰里

郑炜 著

青春就是一场彪悍重口和文艺清新的
化学反应，短暂却至美，无用却珍贵。

 江西人民出版社
Jiangx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| 全 | 国 | 百 | 佳 | 出 | 版 | 社 |



良辰里

Liang Chen Li

别人对我太好，我会一下子不知道自己姓什么、住哪的，
像小鸟被风吹得在天上乱飘……

有时候，我真的希望你别对我太好，小心我会抓住你不放的噢……

郑炜◎著

 江西人民出版社
Jiangx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[家] 的 [在] 在 [心] 的 [社]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良辰里/ 郑炜著. —南昌:江西人民出版社, 2014. 4

ISBN 978 - 7 - 210 - 04388 - 1

I. ①良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31828 号

书名:良辰里

作者:郑炜 著

责任编辑:吴艺文

封面设计:关科

出版:江西人民出版社

发行:各地新华书店

地址: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

编辑部电话:0791 - 86898470

发行部电话:0791 - 86898815

邮编:330006

网址:www.jxpph.com

E-mail:jxpph@tom.com web@jxppj.com

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张:22

字数:266 千

ISBN 978 - 7 - 210 - 04388 - 1

赣版权登字—01—2013—392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定价:38.00 元

承印厂:南昌三联印务有限公司

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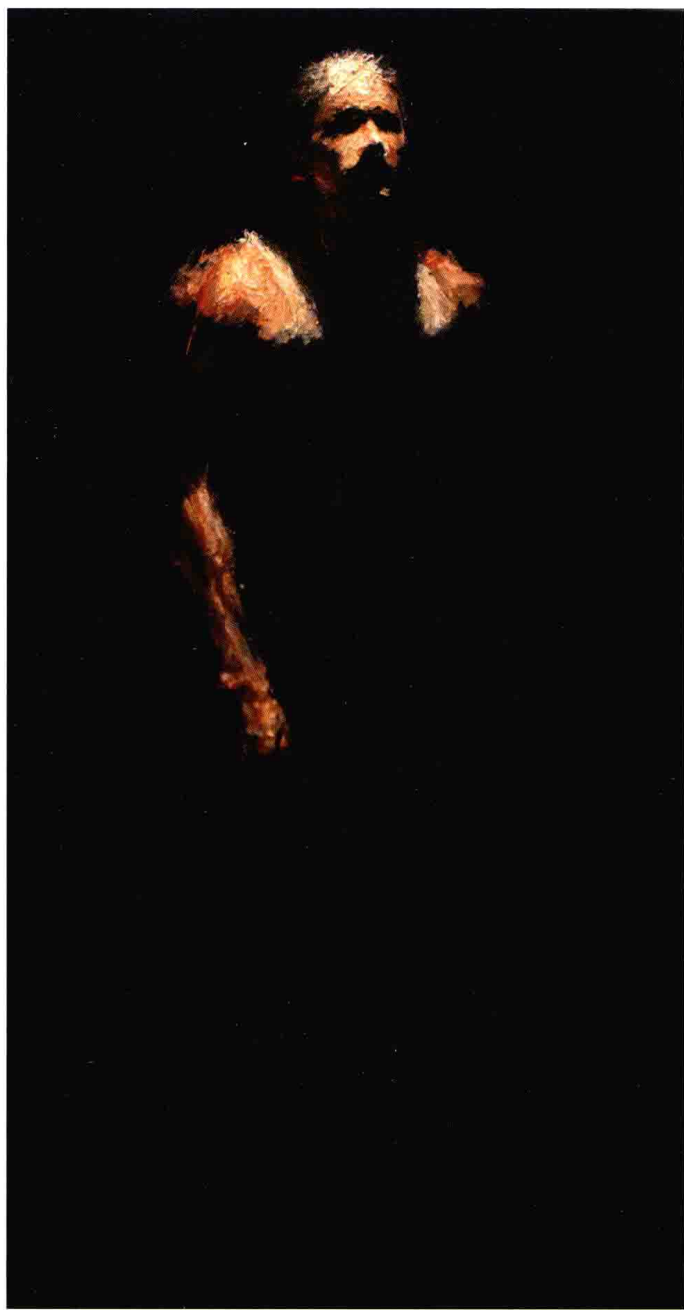




杜敏薇



鹿尚红



项 黎

目录

良辰里

忆落灯花..... 001

他们在天寒地冻的一片银白色中却感到热火朝天,那时候他们每人心中喜欢的不是某一个人,而是那个叫做“大家”的群体。这种喜悦像一股热带暖流直攻西伯利亚冰原,温暖了整个冬季。项黎设想如果永远这样生活下去该多好,望着同伴们的笑容,他不禁乞求老天让时光慢点走。

暗夜清晨..... 001

若有人问我,美是什么?我会告诉他:美是落花。
那什么是艺?艺是葬花.....

草木一方..... 105

直到毕业多年后,卢娜才因偶然的会再次路过洗墨。摸着水,看着倒影,回忆起当年和同伴们在这戏水的时光。那时候玩得真是疯狂,大家在安静的古村里疯来疯去,仿佛仙境中的欢声笑语仍在回响、仿佛还听见他们在嘲笑颜一能短裤上的螃蟹、仿佛还闻到当初跟杜敏薇学游泳时呛到水的味道.....

雾里故曲 15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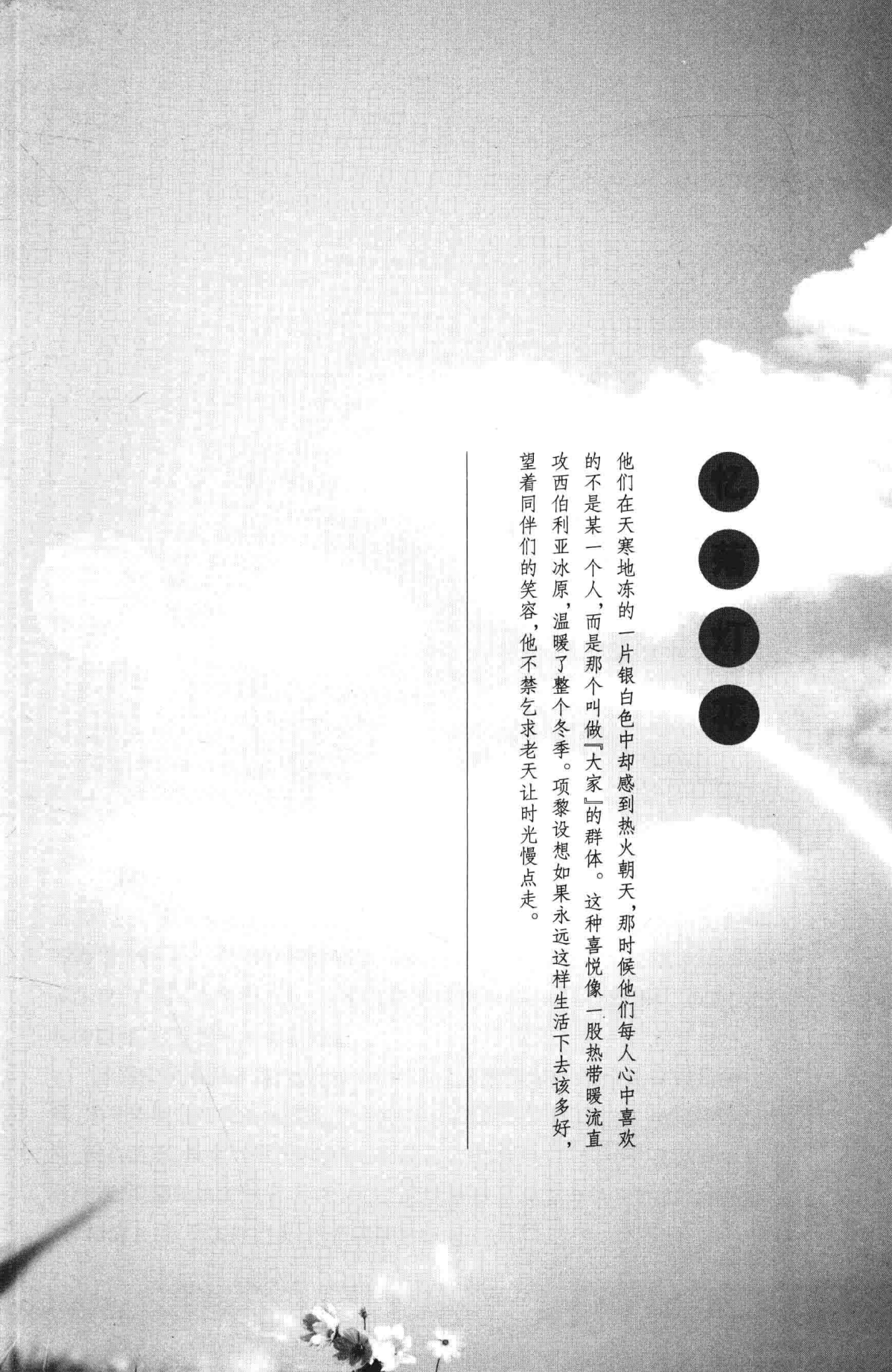
项黎就如多年前一样本能地抱住尚红,用力搂紧她。此时在项黎的脑子里,已经完全没有杜敏薇的空间了……他也不必去思考正在和杜敏薇恋爱的他,是否合适这样搂紧另一个女生,一切的一切,只因为:她是鹿尚红。

百年心跳 217

透过风雪,项黎一眼就看见尚红立在门口,与此同时,杜敏薇也已从楼道里慢慢走了过来。在项黎惊慌的瞳孔里,闪烁出一场命中注定的巅峰对决,将一触即发……

纳兰月虹 279

穿过夕阳的悲凉,项黎伤愁纷飞——不知心中家园,何时才能重新飘来那满堂花香?



他们在天寒地冻的一片银白色中却感到热火朝天，那时候他们每个人心中喜欢的不是某一个人，而是那个叫做『大家』的群体。这种喜悦像一股热带暖流直攻西伯利亚冰原，温暖了整个冬季。项黎设想如果永远这样生活下去该多好，望着同伴们的笑容，他不禁乞求老天让时光慢点走。

— 1 —

中南师范大学,曾经熟悉的寝室气味、嘈杂的画室楼道、写着纳兰性德名句“人生若只如初见”的庭院墙壁、那些朝夕相处的朋友们,不知现在都变得怎么样了……人去楼空,物是人非。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们踏进踏出同一个校门、同一条青石板路,幸福与悲伤中总会夹杂着一丝遗憾。也许,正因为遗憾,回忆起来才会有分量。

走廊里明净无瑕,寝室内陈旧的木质地板散发出一股独特又亲切的气味,那可能就是时间的味道吧……房子坐北朝南,已建101年。室内没有厕所、没有热水、没有空调、老式的上下铺,11平方米的民国宿舍显得有些过分朴素,但那句被历届学生们流传下来的至理名言至今依然在口口相传:“你相信么,宿舍条件越苦,毕业后的回忆就越甜。”

参天古树，百年名校。

每年九月，整个校园里都塞满了大一军训的新兵蛋子。

项黎是美术系的新生，身高一米八一，浑身蛮肉、面相极端——不笑的时候像武林盟主，笑起来像魔教教主。且右边眉骨有条疤，不认识他的人以为是斗殴留下的，但其实……是他念小学时，围观班上同学吵架，被别人扔出的三角尺倒霉击中（俗称“躺着也中枪”）。缝了六针，之后便常以自己这凶神恶煞的刀疤面相吓唬人。刚到中南师大，他还配上了那种便秘十天似的眼神，把教官吓了一跳，成功地扩散了他的“黑帮势力”，树立了一定的威信。

虽然长相生猛可怕，但是项黎却有一颗柔软善良的心。他六岁半的时候，看了《十万个为什么》里面关于“将盐撒在蜗牛身上，蜗牛就会立刻融化成一摊水”的科学道理，于是便抱着盐罐子跑下楼找了一只大蜗牛做实验……结果当可爱的蜗牛在项黎眼前瞬间融化成一摊黏稠体时，小项黎的内心遭受了极严重的刺伤。从此之后别的小朋友都说长大想要当科学家，而项黎却坚定地励志——绝不当冷酷、无情的科学家。项黎的艺术细胞也就是在那时渐渐萌发的……并且在念小学三年级时，本来就不喜欢科技的他，变得更加反感机器、汽车等现代化的东西，原因也很简单直接：小项黎养的一只小鸡宝宝被辆宝马跑车给碾扁了。本来可爱的一条小生命在他眼前瞬间变成了一块血肉模糊的饼状物，直接导致以后的项黎打死也不愿意考驾照、最恨与人谈论汽车。

“双曲线的两支不会相交，可在对望之间已把爱写进每一个微分里，然后积起来，直到无法收敛。”项黎捏着卢娜的手机，念完她男朋友发的短信笑个不停，“卢娜你老公要当科学怪人么，这也算情诗？还不如‘爱情就像一把火，燃烧了你和我！’”

卢娜和她男朋友都是项黎的高中同学，三人史称“三贱客”，他们一起读书一起装疯一起考来武汉，玩得很铁很铁，铁到高考前一天一起租爱情动作片，结果被他爸下班回家逮个正着……卢娜一把从项黎那夺回手机，对他做了个鬼脸，“你接着笑啊，这只不过会加快你之前那堆奇闻逸事的传播速度，自己看着办吧。”

项黎一听脸都拉长了,马上蹲下来和卢娜赔礼道歉。别看卢娜长得小巧可爱,但打嘴仗的攻击力却相当惊人,她不依不饶地对项黎开炮:“咦?刚才不是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念短信念得好欢吗?我告诉你项黎,以后再这么放肆我可真对你不客气了。想让老娘帮你在大学生涯初级阶段就奠定流氓路线的基调么?老娘可以免费为你提供一条龙式的宣传服务。”

“不愧是混血,连说中文都用长难句。”

“不管是长难句还是简单句,只要传达出我对你的鄙视就是好句子。还不快给老娘捶背?”

项黎发现周围人的眼光都集中在自己身上,心想要老子这么个大爷们当众给一小娘们按摩,这不是羞辱我吗,誓死不从。于是项黎马上把话题引入他最拿手的人身攻击阶段:“不要以为你是新疆人就可以这么嚣张。”

说卢娜是新疆人其实是有典故的:卢娜的曾祖父是英国子爵,民初来到中国做火柴生意,并移民这里生活。期间两代人虽经历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硝烟炮火,但依然保持着纯正的英国血统。结果到了孙子辈却“晚节不保”,老爵爷的小孙女跟个南昌屌丝好上了,也就是卢娜的爸爸,随后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生下了她。当夜月光超级明亮,所以就取名 Lunar,同时也和她爸的姓氏同音,那么中文名自然就叫卢娜了。由于是混血的原因,项黎在高中开学第一眼看到卢娜时,觉得她既不像外国人也不像中国人,惊呼:新疆赶来的这位同学一路辛苦了!

项黎见卢娜竟然被自己给说愣住了,再试探性地补上一句:“犬……犬夜叉!”(犬夜叉,日本动漫里的一只狗妖,它既不是人也不是妖,属于半妖,其必杀技之一叫做爆流破。)

卢娜抽出扇子狂拍项黎脑袋,气呼呼地喊:“我要是犬夜叉你就是阿八。”(阿八,类似油条一样的东西,是《犬夜叉》中最丑的妖怪。)

项黎一看形势不利,便使用了第二招惯用的伎俩:借混战以脱身。他一只手护住头,另一只手去捏卢娜的脸蛋,顺便制造出大量的噪音,好吸引救兵来帮他解围:“犬夜叉要发标啦,爆流破好可怕呀。”就在他俩将把军训休息的场面弄得一片混乱时,十六连的小排长万唐风忽然出现,一脸严肃:“Stop fighting!”话还没说完,项黎就朝他熊扑上去:“你小子说什么鸟语?”

在老子面前还装洋人，欠扁！”于是两人打打闹闹、拉拉扯扯扬长而去……

卢娜终于长舒一口气，拿脏脏的袖口擦了擦额前的汗。忽然一条白手帕悠悠然晃落在她面前。回头一看，只见一个笑脸清澈地出现，她有着可爱的长睫毛和无比清新的脸庞，那安静的神态仿佛可以将时间都永恒地静止下来，就像初冬时分宁静的水面一样无法生起一丝波澜。头发整整齐齐地盘起，里里外外都透出安静与善良、传统加古典、清纯和大气。她柔软的眼神笑起来使人沉醉，让卢娜一时感到眼前犹如天使降临般不可思议！

“用手帕擦吧。”她的声音如清晨的细雨，无声无息但滴滴都滋润着大地。

卢娜的心情霎时像吃了薄荷糖一样清爽：“啊谢谢……我叫卢娜，传媒系，你呢？”

她更加灿烂地一笑：“杜敏薇，国画。”

一阵微风轻轻拂过，卢娜闻到了眼前这个叫杜敏薇的女孩飘来一股淡淡的幽香。那是一种朴素的香，好似能给人开心劳动、坚强生活的原动力；还像回忆中同桌的小女孩，她飘散在前年夏日里亲切的芬芳；时而又感觉是童年时，圣诞贺卡里的独特清香……卢娜陶醉道：“你身上的香味真特别，让我仿佛想起儿时田野间嚼着姥姥做的麦芽糖的感觉。”

“哪有那么夸张，”杜敏薇失笑，“其实这只不过是四块钱一包的洗衣粉外加了一点阳光的味道而已……你的嗅觉好可爱呀。”

卢娜吸了吸鼻子：“谁叫我是犬夜叉呢。”

路边水果摊旁，项黎箍着万唐风：“哥们就知道你会来解救我于火海之中，我请客，快挑两个梨子解解渴。”

万唐风付钱给老板，“我们同寝室的又是上下铺，就不要跟我客气了。并且我还得友情提醒你一句，你这刚逃离火海，马上又要进入刀山喽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学校准备办一个四院联合迎新晚会，其中有我们美院。所以，张指点点名要你去挑选几个同学一起组队搞个街舞表演。”

“张指导怎么知道我会跳舞？”项黎心想这个张指导真有眼光。

万唐风顿时一囧：“大哥你就忘了昨天晚饭后你当众猥亵卢娜的事？”

你一边跳迈克·杰克逊还一边朝卢娜抓裆，张指导就在你身后，只是你过于投入没有看到罢了。”

“不是吧！”

“还有前天在澡堂，你说可以像杰克逊那样连续转圈圈，结果一头把门板撞凹进去的事也有同学报告了张指导……还有大前天晚上你领军训服装时……”

“好了好了好了……”项黎一把捂住万唐风的嘴，“张指导不会是想让我在全校面前表演抓裆吧？那不是丢人丢到冥王星了。”

“你傻啊，听我说，这可是逃离残忍又无聊的军训的最佳办法。而且你小子既然已经都丢过这么多次人了，再丢一次换来不用军训也值呀。要我看，你干脆就让丢人来得更猛烈些得了！”

两小时后。

万唐风一脸食物中毒的样子蹲在地上，像丢了魂似的，目光呆滞地望着张指导和她身边的项黎……张指导说：“我念一遍名单，被项黎点名参加街舞表演的同学一定要放开跳。这也是心理素质的锻炼，态度必须严肃认真，谦虚向项黎同学学习，听从项黎同学安排，如果表演失败每人扣五学分。以下是参加这次排练的同学：万唐风、颜一能、蒋小青、胡少冬、卢娜，加上项黎一共六人，从明天起你们可以不用参加军训了，抓紧排练，十天后就是四院联合迎新晚会，必须要出彩。今天就这样，操练完三遍正步就解散。”

张指导话音刚落，颜一能和蒋小青已吓得冒汗了，唯有胡少冬欢快得不亦乐乎，他认为出风头的节奏又要来啦！

“操练最后一遍。男生排，企步揍（齐步走），”教官吼得青筋暴露：“想欠干（向前看），李针（立正）。”

只见男生排走到女生排的正对面，间隔不到半米距离，每一个男生对面都整齐地对应着一个女生。项黎站在第一排，和他对应的女生正是杜敏薇。

烈日下，项黎的汗水一滴一滴往下掉，耳边回荡着教官激情四溢的高喊：“不准擦汗。谁动一下就罚全体站、军、姿、半、小、时！”

汗水顺着项黎的额头流进眼睛里，但他又不能擦，若是因为他动了而

大家要被罚站的话，形象威猛拉风的他立刻就会被说成坏了一锅汤的那粒老鼠屎。所以，项黎只能运用他的面部肌肉，也就是对着正前方的杜敏薇做挤眉弄眼运动……蒋小青朝身旁的杜敏薇低语：“薇薇快看，项黎正在对你……暗送秋波！长得巨丑还做这么恶心的表情，好吓人。”话刚说完，第一排的女生们都忍住笑，目视着还在不停对杜敏薇做挑逗眼神的项黎。就在这时，又一滴汗顺着他的脸颊慢慢流进了嘴角……

“咦，好恶心噢。薇薇，他居然向你舔嘴角耶，超淫荡巨下流……”蒋小青以无比厌恶的神态观望着那条又粗又红的舌头肆意乱舔。

杜敏薇也被面前项黎的这种色魔举动惊吓，只能非常无语地闭上眼睛不去看……

“想后钻(向后转)。”教官一声令下，男生整齐地转过身来。就在项黎转身的那一刹那，鼻血直接从他大大的鼻孔里一涌而出。胡少冬忙喊：“报告教官，项黎喷鼻血了！”

大伙终于爆出一阵笑浪，东倒西歪成一片。

项黎捏住鼻子，感觉先前积累了几天的面子都丢光了：“太阳太猛了，晒得我鼻子很干……不好意思，教官。”

蒋小青已笑弯了腰，喊出一句：“教官，他是看杜敏薇看得喷鼻血的。”

这把大伙直接笑瘫在地。只剩项黎本人还没反应过来：“谁？什么薇？蒋小青你再胡说当心我要你也一起抓裆！”

杜敏薇鄙视地望着项黎，气呼呼丢下一句“流氓！”便消失在了人群中。

项黎愣了半天，身边同学笑倒一片的场面令他瞠目结舌：“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我、我哪里耍流氓了？这……这女的是谁？”

— 2 —

公元2004年，原国立中南书院建校101年，也就是说，04级新生是百年校庆后的第一批学生。这批学生会和先辈们有所不同吗？当然，他们在形式上肯定是不同的，不可能和一百年前的师哥师姐们一样穿着打扮。但就本质来说，他们与百年前的师哥师姐们同样都是十八岁，都是活力四射的学生，都有着风华正茂的气息。

教学楼与宿舍楼都是民初时修建的。宿舍内部在九十年代中期重新翻新过,当时的校长力阻打算修缮宿舍外貌的外资施工团队,力排众议地将这所古校的原貌完整地保护了下来。百年前修建的第一栋楼,就是现在的行政楼。其房体结构扎实,楼内也充满着民国味,楼梯盘旋上升,共三层。通过学校信封可以一览当时这栋楼的风姿。信封上印着一张模糊泛黄的老照片,虽然很难看出当时是晴天还是阴天,但可以感觉得到这些在阳台上眺望远方的学生们,那种意气风发、朝气蓬勃的心态。

然而,时间使这里发生过沧海桑田的变化——百年老校已与当代新生兼容在一起。这种往今交织,别有趣味,形成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。

夜幕下,路灯点缀着小路旁的老树,后山上虫鸣鸟叫声络绎不绝,主干道更是车水马龙、热闹非凡,好似古长安城的夜间街市。当年建校时这里还是荒郊野外,一晃百年流逝,想不到这所宁静古校的外面已然成为武汉的商业中心。高楼大厦重重包围着这所占地两千多亩的学校,使它成为一个巨大的世外桃源,只要不出校门便完全感觉不到现代都市的喧嚣与吵闹,但项黎一伙比较例外……

“莫雷要我们等他多久?快打电话问他到哪了。”项黎朝卢娜咆哮。

卢娜无辜地抬头望着项黎,眼神可怜巴巴。突然项黎身后惊出一句嘶吼:“你有种就冲我来,别欺负我老婆。”

只见一位身穿军训服装的男生抱住项黎的虎背熊腰,然后硬生生地给项黎来了一个 Power slam 式摔跤。虽然他没有项黎那么高大黑硬,但也略显生猛,铁青色的面庞神似 NBA 名将——勒布朗·詹姆斯。

“丑人终于现身啦!”项黎抓住莫雷的手,把他介绍给大伙,“他叫莫雷,在理工大念机器制造专业,我俩可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呢。”

“内裤是不是也同穿一条啊?”

“没啊,我不穿内裤的啦。”

蒋小青在一旁延续昨天看见项黎喷鼻血时的鄙视目光……

卢娜搂住莫雷打了一个啾啾,接着呜呜:“老公怎么才来啊,项黎刚才凶我。”

“不准挑拨离间我兄弟啊,你个新疆人。”项黎怒目圆睁。